



郭注莊子
二

13
3217
2



門口 13
號 3217
卷 2

十卷

走之
啟

莊子南華真經卷二



郭象注

明和元
三月六日
十日
十日
十日

內篇

養生主 夫生以養存，則養生者，理之極也。若乃養過其極，以養傷生，非養生之主也。

吾生也有涯

所稟之分 各有極也

而知也無涯

夫舉重構輕 而神氣自若

此力之所限也，而尚名好勝者，雖復絕營，猶未足以謙其願。此知之無涯也。故知之為名，生於失當，而滅於冥極。冥極者，任其至分，而無豪銖之加。是故雖負萬鈞，苟當其所能，則忽然不知重之在肩。雖應萬機，泯然不覺事之在已。此養生之主也。以有涯隨無涯，殆已。以有限之



性尋無極之知，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已困於知，而不知止。

又為知以救之，斯養而傷之者，真大殆也。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善

惡而居中，任萬物之自為，不覺其然與至當為一，故刑名遠已，而全理在身也。緣督以為經，

順中以養親，可以為常也。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養親以適可以

盡年。苟得中而宜度，則事事無不可也。夫養生非求過分，蓋全理盡年而已矣。庖丁為

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

踣，砉然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

舞，乃中經首之會。言其因便施巧，無不開解盡理之甚，既適牛理，又合音節。文

惠君曰：講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

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直寄道理於技耳。始臣之

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未能見其理間。三年之後，未嘗

見全牛也。但見其理間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

視，理間與會官知止而神欲行，司察之官廢，縱心而順理。依乎天理，

不橫批大郤，有際之處，因字林曰：郤，李音也。導大窾，節解窾空，就導令殊。因其

固然，刀不加妄技經肯綮之未嘗，技之妙也，常游刃於空，未嘗經槩於微礙。

也。而況大軼乎？軼，戾大骨，研刀刃也。良庖歲更刀，割也；不中其理

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中骨而折刀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

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硎，砥石也。彼節者

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
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

礪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交錯聚結為族怵然為戒

視為止不復屬目於他物也行為遲徐其手也動刀甚微謏然已

解得其宜則用力少如土委地理解而無刀迹若聚土也提刀而立為

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逸足容豫自得之謂善刀而藏之拔

而張之也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以

可養故知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

介也介偏別之名天與其人與知之所無奈何天曰天

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偏別曰獨夫師一家

足則是知其無所奈何若以右師之知而必求兩

全則心神內困而形骸外弊矣豈直偏肌而已哉

人之貌有與也兩足共行曰有與有與之貌未有疑其非命也以是知其

天也非人也以有與者命也故知獨者亦非我也

為達命之情者不務命之所無奈何也全其自然而已澤雉十步一啄百步

一飲不斲畜乎樊中斲求也樊所以籠雉也夫俯仰乎天地之間逍遙乎自得

之場固養生之妙處也又神雖王不善也然始乎

何求於入籠而服養哉嘗不適者忘適也雖心神長王志氣盈豫而老聃

自放於清曠之地忽然不覺善之為善也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人弔亦弔人號亦號弟子曰非夫子

之友邪怪其不倚戶觀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

曰然至人無情與衆號始也吾以為其人也而今

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

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蘄言而言

不蘄哭而哭者嫌其先物施惠不在理是遁天倍

情忘其所受天性所受各有本分古者謂之遁天

之刑感物太深不止於當遁天者也將馳騫於憂

適來夫子時也時自適去夫子順也理當安時而

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夫哀樂生於失得也今玄通

合變之士無時而不安無順

而不得何失孰死孰生哉故任其所受而哀樂無所錯

其間古者謂是帝之縣解以有係者為縣則無係

之情得矣此指窮於為薪火傳也窮盡也為薪猶

養生之要也指窮於為薪火傳也前薪也前薪以

中故命續而不絕明夫養生乃生之所以生也不

知其盡也夫時不再來今不一停故人之生也一

息一得耳向息非今息故納養而命續

前火非後火故為薪而火傳火傳而命續

由夫養得其極也世豈知其盡而更生哉

人間世與人羣者不得離人然人間之變故

隨變所適而不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為焉曰

不荷其累也

指

指

向云蕉叶芥也崔云艾
外也具沃如見艾更言
野无音叶金我先生曰音
義國量絕句若蕉絕句
板之則似益乎字

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不與民同欲也輕用其國夫君

動必乘人一怒則伏尸流血一喜則朝而不見其

過莫敢輕用民死輕用之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

舉國而輸之死地不可無所民其無如矣依歸聞嘗聞

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醫門多疾願以所

聞思其則庶幾其國有瘳乎仲尼曰諱若殆往而

刑耳其道不足夫道不欲雜宜正得其人雜則多多則

擾擾則憂憂而不救若夫不得其人則雖百醫守

古之至人先存諸已而後存諸人有具貝然後所

存於已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不虛心以

思以犯難故知其所存於已者未定也夫唯外其

知以養真寄妙當於羣未功名歸物而患慮遠身

然後可以至於暴人之所行也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

為出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德之所以流蕩者

以橫出者爭善故也雖復名也者相軋也知也

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夫名知者

也而名起則相軋知用則爭且德厚信未達人

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而疆以仁義繩墨之言術

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夫投人夜光鮮

疏：衛君苟能愛賢人，
當朝君若何求汝，
汝至於彼亦何異彼人。

故也。今用之德信，與其不爭之名，彼所未達也，而強以仁義準繩於彼，彼將謂回欲毀人以自成也。是故至人不役志以經世，而虛心以應物，誠信著於天地，不爭暢於萬物，然後萬物歸懷，天地不逆。故德音發而天下響會，景行彰而六合俱應，而後始可以經寒暑，涉治亂，而不與逆鱗迕也。命

之日，蓄人，蓄人者，人必反蓄之。適不信受，則謂與已爭名，而反害之。

若殆為人蓄夫，且苟為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

有以異。苟能悅賢惡愚，聞義而服，便為明君也。苟為明君，則不苦無賢臣，汝往亦不足復奇。

如其不爾，往必受害，故以有心而往，無往而不可，無心而應，其應自來，則無往而不可也。若唯

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鬪其捷。汝唯有寂然不言耳，言則王公必乘

人，以君人之勢，而角其捷，而目將熒之。其言辯捷，而使人眼眩，而

色將平之。不能復自異於彼也。口將營之。自救解不暇也。容將形之。

心且成之。乃且釋已以從彼也。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

日益多。適不能救，乃更足，以成彼之盛。順始無窮。尋常守故，未肯變也。若殆

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未信而諫，雖厚為害。且昔

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修其身，以下

徇附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龍逢比干，居下而任上之憂，非其事也。

故其君因其修以擠之，是好名者也。不欲令臣有勝君之名也。

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國為虛厲，身為刑

戮，其用兵不止，而求實無已，是皆求名實者也。而

虛陸如字，又音墟，李曰：居宅與，人曰虛，死而元後為后。

獨不聞之乎

夫暴君非徒求恣其欲乃復求名但所求者非其道耳

名實者

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況若乎

惜名貪欲之君雖復堯禹不能勝化

也故與眾攻之而汝乃欲空手而往化之以道哉

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

語我來顏回曰端而虛

正其形而虛其心也

勉而一言遜而不一也

則可乎曰惡惡可

言未可也

夫以陽為充孔揚

言衛君亢陽之

性充張於內而甚揚於外強禦之至也

采色不定

喜怒無常

常人之所不

違莫之敢逆

因察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

夫頑強之甚人以快

事感已已陵藉而乃抑挫之以求從容自放而遂其侈心也

名之曰日漸之德

不成而況大德乎

言乃少多無回降之勝也

將執而不化故守其本

也外合而內不訾其庸詎可乎

外合而內不訾即向之端虛而勉一

耳言此未足以化之

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

顏回更說此三

條也內直者與天為徒與天為徒者知天子之與已

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已言斲乎而人善之斲乎而

不善之邪

物無貴賤得生一也故善與不善付之公當耳一無所求於人也

若然

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為徒

依乎天理推已性命若嬰兒之

直往也

外曲者與人之為徒也擊蹠曲拳人臣之禮

也人皆為之吾敢不為邪為人之所為者人亦無

疵焉是之謂與人為徒

外形委曲隨人事之所當為也

成而上比

不善上疏本有人字

者與古為徒成於今而比於古也其言雖教謫之實也雖是常教

有諷責之旨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不為病

寄直於古故無以病我也是之謂與古為徒若是則可乎仲尼

曰惡惡可夫多政法而不謀當理無二而張三條以政之與事不冥也

雖固亦無罪雖未弘大亦且不見咎責雖然止是耳矣夫胡可

以及化罪則無矣化則未也猶師心者也挾三術以適彼非無心而付之天下

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齋吾將語

若而有為之其易邪夫有其心而為之者誠未易也易之者皞天

不安以有為為易未見其宜也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

疏課條理也李曰安也

皞天曰自然也

疏本作有心而為之

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為齋乎曰是祭祀之

齋非心齋也南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去異端而

任獨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

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

也遣耳目去心意而符氣性之自得此虛以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

也虛其心則至道集於懷也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

未使心齋故有其身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既得心齋之使則無其身可

謂虛乎夫子曰盡矣吾語若若能入遊其樊而無

感其名放心自得之場當於實而止入則鳴不入則止譬之宮商應而

無心故曰鳴也夫無心而無門無毒使物自若無門者也付天應者在彼耳不強應也下之自安無毒一宅而寓於不得已者也毒治也不得已者理之必然者也

體至其之宅而會則幾矣理盡於斯絕迹易無行地難平必然之符也

不行則易欲行而不踐地不可能也無為則易欲為而不傷性不可得也為人使易以

偽為天使難以偽視聽之所得者粗故易欺也至真少者不全亦少於自然之報細故難偽也則失未有不當其分者也而欲違天為偽不亦難乎

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以有知

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言必有其具乃能其事今無至虛之宅無

由有化物瞻彼闕者虛室生白夫視有若無虛室者也虛室而純白

獨生矣吉祥止止夫吉祥之所集者至虛至靜也夫且不止是之謂

坐馳若夫不止於當不會於極此為以應坐之日而馳騫不息也故外敵未至而內已困矣豈

能化物哉夫狗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

況人乎夫使耳目閉而自然得者心知之用外矣故將任性直通無往不真尚無幽昧之責

而況人間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羲几

籟之所行終而况散焉者乎言物無貴賤未有不由心知耳目以自通

李曰古帝王者也故世之所謂知者豈欲知而知哉所謂見者

豈為見而見哉若夫知見可以欲為而得者則欲賢可以得賢為聖可以得聖乎固不可矣而世不知知知之自知因欲為知以知之不見見之自見因欲為見以見之不知生之自生又將為生以生之故見目而求離婁之明見耳而責師曠之聽故心

神奔馳於內，耳目竭喪於外，身處不適，則與物不
實矣。不實矣，而能合乎人間之變，應乎世世之節
者，未之有也。**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

梁也，甚重。」重其使，欲有所求也。**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

急。恐直空報其敬，而不肯急應其求也。匹夫猶未可動也，而况諸侯

乎？吾甚慄之。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

不道以權成。」夫事無小大，少有不以成，為權者耳。此仲尼之所曾告諸梁也。事

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夫以成為權者，不成則怒矣。此楚王之所不能

免。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人患雖去，然喜懼戰

於五藏矣。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唯有德者能之。成敗

疏：憂之憂為今日之憂，懼之懼於一心，喜則陽舒，憂則陰慘。

若任之於彼，而莫足以患心者，唯有德者乎。吾食也執粗而不臧，爨無

欲清之人。對人而不思涼，明其所饌儉薄也。今吾朝受命，而夕飲

冰，我其內熱與。所饌儉薄，而內熱飲冰者，誠憂事之難，非美食之為。吾未至

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

道之患，是兩也。事未成，則唯恐不成耳。若果不成，則恐懼結於內，而刑網罹於外也。

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仲尼**曰：

「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

也不可解於心。自然結固，不可解也。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

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千人聚，不以一人為主，不亂則散，故多賢

疏：奉為人臣，濫充未使，位高徒薄，不足任之。

不可以多君、無賢不可以無君、此天人之道、必至之宜、若君可逃、而親足戒也、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

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

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

若命、德之至也、知不可奈何者、命也、而安之、則無所遇為命、而不施心於其間、泯然與至當為一、而無休戚於其中、雖事凡人、猶無往而不適、而況君親乎、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

身、事有必至、理固常通、故任之則事濟、事濟而身不存者、未之有也、又何用心於有身哉、何

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理無不通、故當任所遇而

直前耳、若乃信道不篤、而悅惡存懷、不能與至當俱往、而謀生慮死、未見能成其事者也、**且請**

復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近者得接、故以其信驗、親相靡

也、服也、遠則必忠之以言、遙以言、傳意也、言必或傳之、夫傳兩

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喜怒之言、若過其實、傳之者宜使兩不

失中、故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

言、溢過也、喜怒之言、常過其當也、凡溢之類妄、嫌非彼言、似傳者妄作、妄則

其信之也莫、莫然、疑之、莫則傳言者殃、就傳過言、似於誕妄、受者有疑

則傳言者橫、輕重為罪也、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

則幾乎全、雖聞臨時之過言、而勿傳也、必稱其常情、而要其誠致、則近於全也、且以

疏水因風而起波，譬言心因言而喜怒也。

巧鬪力者始乎陽、本共常卒乎陰、欲勝情至、太至

則多奇巧、不復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尊卑有別、常

卒乎亂、湛酒淫太至則多奇樂、淫流縱橫、凡事亦

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

夫煩生於簡、事起於微、此必至之勢矣、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夫

者風波也、故行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故遺

而弗行、則實不喪矣、夫事得其實、則危可安、而蕩可定也、故忿設無由、巧言偏

辭、夫忿怒之作、無他由也、常獸死不擇音、氣息弗

然、於是並生心厲、譬之野獸、蹶之窮地、意急情盡、

則和聲不至、而氣息不理、弗然暴怒俱生、疵以相對之、剋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

不知其然也、夫寬以容物、物必歸焉、剋核太精、則

放物於自得之場、不苦人之能、苟為不知其然也、

孰知其所終、苟不自覺、安能知故法言曰、無遷令、

傳彼無勸成、任其過度益也、益則非遷令勸成殆

事、此危殆美成在久、美成者任其時化、譬惡成不

及改、彼之所惡、而勸疆可不慎與、且夫乘物以遊

心、寄物以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任理之必然者、

斯接物何作為報也、當任齊所報之實、何為莫若

之至也、為齊作意於其間哉、

疏、對印責也、核、逼迫也、大是、則不善之心、然、忘之、又急、躁、物、必、拒、之、理、數、自、召、不、知、所、以、且、時、以、不、肖、忘、也、則、誰、知、終、後、之、禍、者、邪、

為致命此其難者

直為致命最易而以喜怒施心故難也

願聞將傳

衛靈公太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

殺與之為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為有方則危吾身

夫小人之性引之軌制則憎已縱其無度則亂邦

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

而不知其所以過

不知民過之由已故罪責於民而不自改

若然者吾

奈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女身哉

反覆與會俱所以為正身

形莫若就心莫若和

形不乖迕和而不同雖然

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

就者形順入者還與同

和不欲出

和者

義濟出者自顯伐

形就而入且為顛為滅為崩為蹶

若遂與同

則是顛危而不扶持與彼俱亡矣故當模格天地但不立小異耳

心和而出且為

聲為名為妖為孽

自顯和之且有舍垢之聲

故當悶然若晦玄同光塵然後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

彼且為

嬰兒亦與之為嬰兒

彼且為無町畦亦與之為無

町畦彼且為無崖亦與之為無崖達之入於無疵

不小立圭角以逆其鱗也

女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

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

夫螳螂之怒臂非不美也

以當車轍顧非敵耳今知之所無奈何而欲彊當其任即螳螂之怒臂也

戒之慎之積

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

積汝之才伐汝之美以犯人此危殆之道

女不

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之怒也、恐其因有殺心而遂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決之之怒也、方使虎自齧分之、則因用力而怒矣、時其饑飽、達其怒心、知其所以怒而順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已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順理則異類生愛、逆節則至親交兵、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蜃盛溺、矢溺至賤、而以寶器盛之、愛馬之至也、適有蚤蚋僕緣、僕僕然羣若馬而拊之不時、雖救其患、而掩馬之不意、則缺銜毀首碎响、掩其不備、故驚而至此、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慎邪、意至除患、率然拊之、以致毀碎、失其所以愛矣、故當世接物、逆順之際、不可不慎也、匠石之齊、至乎曲

轅見櫟社樹、其大蔽牛、陸語末也藜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為舟者、陸曰柏石字崔本作石旁十數、觀者如市、匠伯不顧、遂行不輟、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邪、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為舟則沈、以為棺槨則速腐、以為器則速毀、以為門戶則液構、同馬曰指此櫟之類也以為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不在可用之數、故曰散木、匠石歸、櫟社見夢曰、女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於文木邪、凡可用之木為文木夫

崔曰世說已疏登世已按
洗也

疏作必

祖梨橘柚果蔬之屬實熟則剥則辱大枝折小枝

濇崔曰世說已疏登世已按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

天自培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物皆以自用傷且予

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數有瞬脫已者唯今匠石明之

耳為予大用積無用乃為濟生之大用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

此大也邪若有用矣見伐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奈何哉

其相物也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以戲匠石匠石

覺而診其夢弟子曰趣取無用則為社何邪猶嫌其以

為社自榮不起取於無用而已曰密若無言彼亦直寄焉社自來寄耳非

此木求之以為不知已者詭厲也言此木乃以社為不知已而見

辱病也豈榮之哉不為社者且幾有翦乎本自以無用為用則雖不為社

亦終不近於且也彼其所保與眾異彼以無保為保而眾以有

保為而以義譽之不亦遠乎利人長物禁民為非社之義也夫無用者

泊然不為而羣才自適用者各得其叙而不與焉此無用之所以全也汝以社譽之無緣近也南

伯子綦游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

將花其所賴其枝所蔭可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

必有異材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為

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為棺槨也

南華經

卷二

十四

其葉則口爛而為傷、嗅之則使人狂醒三日而不已、子慕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於此其大也、嗟

乎神人以此不材、天王不材於百官、故百官御其事、而明者為之視、聰者為之聽、

知者為之謀、勇者為之扞、夫何為哉、玄然而已、而羣材不失其當、則不材乃材之所至、賴也、故天下

樂推而不厭、乘萬物而無害也、宋有荆氏者、宜楸柏桑、其拱把而

上者、求狙猴之杙者、斬之、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

者、斬之、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樺旁者、斬之、

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之夭於斧斤、此才之患也、

有材者未能無惜也、故解之以牛之白額者、與豚之亢鼻者、

檀音膳、崔傍棺也、司馬云棺之全一邊也、疏曰棺材也、棺之全一邊而不面合者、

司馬云頰折故鼻高、崔曰亢仰也、

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巫祝解除、棄此三者必妙選、駢具然後敢

用、此皆巫祝以知之矣、巫祝於此亦知不材者全所以為不祥

也、此乃神人之所以為大祥也、天全生者、天下之所謂祥也、巫祝以

不材為不祥、而弗用也、彼乃以不祥全生、乃大祥也、神人者無心而順物者也、故天下之所謂大祥

不逆支離疏者、願隱於齊、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

管在上、兩髀為脇、挫鍼治繯、足以餬口、鼓篴播精

足以食十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特其

故不自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不任

故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役則不與、夫

挫鍼、司馬曰、縫衣治繯、衣也、鼓篴也、其曰英、崔曰、言去黃卜、

下有遊

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况支離

其德者乎神人無用於物而物各得自用歸功名

處常美之實此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

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當順時直前盡乎會通之

覺故曰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趣當盡臨

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付之自爾

成生成非我也豈為治亂易節哉治自求成方今

之時僅免刑焉不瞻前顧後而盡當今之會宜然

可免福輕乎羽莫之知載足能行而放之手能執而

任之聽耳之所聞視目之

所見知止其所不知能止其所不能用其自用為

其自為恣其性內而無纖芥於分外此無為之至

易也無為而性命不全者未之有也性命全而非

福者理未聞也故夫福者即向之所謂全耳非假

物也豈有寄鴻毛之重哉率性而動動不過分天

下之至易也舉其自舉載其自載天下之至輕也

然知以無崖傷性心以欲惡蕩真故乃釋此無為

之至易而行彼有為之至難棄夫自舉之至輕而

取夫載彼之至重禍重乎地莫之知避舉其性內

此世之常患也夫畫地而使人循之其迹不可掩矣

平畫地而趨夫畫地而使人循之其迹不可掩矣

不明我以耀彼而任彼之自明不德我以臨人而

付人之自得故能爾貫萬物而玄同彼我泯然與

焦云吾行郤曲當徒碧
虛郤曲之與傷我足
度與上文相悞蓋傳寫
有誤豈吾行二字
疏郤曲徒順也空具
心隨物性

崔曰此遺形棄知以
德實之驗也

天下為一而迷陽迷陽無傷吾行迷陽猶亡陽也
亡陽在獨不蕩

於外則吾行全矣天下皆全其吾行郤曲無傷吾

足曲成其行
各自足矣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

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

用之用也有用則與彼為功無用則自全其生夫
割肌膚以為天下者天下之所知也使

百姓不失其自全而彼我俱適者倏然不覺妙之在身也

德充符

德充於內應物於外外內玄
合信若符命而遺其形骸也

魯有兀者王駘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

弟子多少
敵孔子

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

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

各自得
而足也固

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邪

惟其形殘而心乃
充足也夫心之全

也遺身形忘五藏忽然
獨往而天下莫能離

是何人也仲尼曰夫子聖

人也丘也直後而未往耳丘將以為師而况不若

丘者乎奚假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

夫神全
心具則

體與物冥與物冥者天下之
所不能違奚但一國而已哉常季曰彼兀者也而

王先生其與庸亦遠矣若然者其用心也獨若之

何仲尼曰死生亦大矣

人雖日變然死生
之變變之大也而不得

與之變

彼與變俱故生
死不變於彼

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

李曰王駘也崔曰君
是也

林云遺者落世疏失也

遺之也。斯順也。審乎無假。明性命之固當。而不與物遷。自遷之命。

物之化。以化爲命。而無乖迕。而守其宗也。不離至當之極。常季曰。何

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性殊。則

美惡之。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雖所美不同。情皆。

各美其所美。則萬物一美也。各是其所是。則天下

一是也。夫因其所異而異之。則天下莫不異。而浩

然大觀者。官天地。府萬物。知異之不足異。故因其

所同而同之。則天下莫不皆同。又知同之不足有。

故因其所無而無之。則是非美惡。莫不皆無矣。夫

是我而非彼。美已而惡人。自中知以下。至于昆蟲。莫不皆然。然此明乎我。而不明乎彼者爾。若夫玄

通。混合之七。因天下以明天下。天下無曰我非也。即明天下之無非。無曰彼是也。即明天下之無是。無是無非。混而爲一。故能乘變任化。造物而不懼。

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宜生於不宐者也。宐。無不宐。故無不任。

亡其宐也。而遊心乎德之和。都亡宐。故無不任。也。都任之。而不得。

者。未之有也。無不得而不和者。亦未聞也。故放

心於天地之間。蕩然無不當。而擴然無不適也。物

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夫體

極數之妙心。故能無物而不同。無物而不同。則死

生變化。無往而非我矣。故生爲我時。死爲我順。時

爲我聚。順爲我散。聚散雖異。而我皆我之。則生故

我耳。未始有得。死亦我也。未始有喪。夫死生之變

猶以爲一。既觀其一。則說然無係。玄同彼我。以死

生爲寤寐。以形骸爲逆旅。去生如脫屣。斷足如遺

土。吾未見足以常季曰。彼爲已以其知。嫌王。能忘知而

纓。弗其心也。得其心。以其心。嫌未能遺。得其常心。物何爲最

談然陸始鏡反又音悅

弗敵也

最之但會反徐采會反
下注同司馬云聚也

之哉。夫得其常心平往者也。嫌其不能平往而與物過常故使物就之。仲尼曰：人

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夫止水之致鑑者非為止以求鑑也故王賡之

豈引物使從已唯止能止衆止。動而為之則不能居衆物之止受

命於地唯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夫松柏特稟自然之鍾氣故能

為衆木之傑耳非受命於天唯舜獨也正。言特受自然之

正氣者至希也下首則唯為松柏上首則唯有聖人故凡不正者皆來求正耳若物皆有青全則無

貴於松柏人各自正則幸能正生以正衆生。幸自無美於大聖而趣之

耳非為正夫保始之徵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

於九軍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非能遺名

疏唯也唯止是水本擬濕能止是留停鑑人中止是物未陷昭

佳曰受命地至舜獨也正似有脫落張居之於校本舜獨也正在万物之首補亡七字因郭注首上首

崔曰天子六軍諸侯三軍通為九軍間文丘書政九天收九地林曰言字在也必拘天子六軍諸侯三軍

而况官天地府萬物。真然無不體也直寓六骸。所謂逆旅象耳

目。人用耳目亦用耳目非須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

知與變化俱則無往而不真此知之一者也心與死生順則無時而非生此心之未嘗死也彼

且擇日而登假人則從是也。以下失會為擇耳斯人無擇也任其天行

而時動者也故假借之人由此而最之耳彼且何肯以物為事乎。其恬

也申徒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

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

羞與別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徒

者並行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

金我先生曰假音更百切至也大宗師所謂登假於道也

可以止乎其未邪質而問之欲使必不並已且子見執政而不

違子齊執政乎常以執政自多故直云子齊申徒

嘉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此論德之處非計位也

子而說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笑其於說在位欲處物先聞之

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則

無過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而猶出言若是不

亦過乎事明師而鄙吝之心猶未去乃真過也子產曰子既若是矣

若是猶與堯爭善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邪言不自顧

省而欲輕蔑在位與有德者並計子之德故不足以補形殘之過申徒嘉曰自狀

其過以不當亡者衆多自陳其過狀以已不狀其

過以不當存者寡默然知過自以爲應死者少也知不可奈何而

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者

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羿古之善射者弓矢所及爲彀中夫利害相攻

則天下皆羿也自不遺身忘知與物同波者皆遊於羿之彀中耳雖張毅之出單豹之處猶未免於

中地則中與不中唯在命耳而區區者各有其所遇而不知命之自爾故免乎方矢之害者自以爲

巧欣然多已及至不免則自恨其謬而志傷神辱斯未能達命之情者也夫我之宅也非我之所生

也則一生之內百年之中其坐起行止動靜趣舍性情知能凡所有者凡所無者凡所爲者凡所遇

者皆非我也理自爾耳而橫生休戚乎其中斯又逆自然而失者也人以其全足笑

單音善見達生篇

吾不全足者衆矣

皆不知命而有斯笑

我佛然而怒

見其不知命而

怒斯又未

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

見至人之知命遺形

故廢向者之

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

不知先生洗我以善

道故邪我爲能自反邪斯自忘形而遺累

吾與夫子遊十九年矣而未

嘗知吾兀者也

忘形故也

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

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

形骸外矣其德內也今子於我德遊

耳非與我形交而索我外好豈不過哉

子產蹇然改容更貌曰子無

乃稱

已悟則厭其多言也

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

踵

也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

蓋稱字務字誤

矣無趾曰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

人之生也理自生矣直莫之爲而任其自生斯重其身而不知務者也若乃忘其自生謹而務之斯輕

用其身而不知務也故五藏相攻於內而手足傷殘於外也

今吾來也猶有尊

足者存

朋一足未足以虧其德明夫形骸者逆旅也

吾是以務全之也

去其務謹任其自生斯務全也

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

天不爲覆故能常覆

地不爲載故能常載使天地而爲覆載則有時而息矣使舟能沈而爲人浮則有時而沒矣故物爲焉則未足以終其生也

吾以夫子爲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

責其不謹不及天地也

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

乎請講以所聞無趾出

聞所聞而出全其無爲也

孔子曰弟子

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
況全德之人乎全德者生便忘生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

於至人其未邪彼何賓賓以學子為怪其方復學於老聃彼

且蘄以詛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為已

桎梏邪夫無心者人學亦學然古之學者為已今夫無心者人為人所為

矣夫師人以自得者率其常然者也舍已效人而

逐物於外者求乎非常之名者也夫非常之名乃

常之所生也故學者非為幻怪也幻怪之生必由

於學禮者非為華薄也而華薄之興必由於禮斯

必然之理至人之所無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

奈何故以為已之桎梏生為一條以不可為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

欲以直理真之冀其無迹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今仲尼非不

之理行則影從言則嚮隨夫順物則名迹斯立而

順物者非為名也非為名則至矣而終不免乎名

則孰能解之哉故名者影嚮也影嚮者形聲之桎

梏也明斯理也則名跡可遺名迹可遺則尚彼可

絕尚彼可絕則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

性命可全矣性命可全矣曰哀駘它惡醜也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

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人為妻寧為夫子妾者數

十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者也常和而已矣無

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明物不由權勢而往無聚祿以望

人之腹明非求食而往又以惡駭天下明不以形美故往和而不

美故往

唱非招而致之知不出乎四域不役思於分外且而雌雄合乎

前夫才全者與物無害故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而為萬物之靈藪是必有異乎

人者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與寡人處

不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為人也未經月已覺其有遠

處不至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無宰而寡人傳國

焉委之以國政悶然而後應寵辱不足以驚其神汜而若辭人辭亦辭

寡人醜乎卒授之國無幾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

卹焉若有亡也若無與樂是國也是何人者也仲

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狔子食於其死母者

疏曰醜慙也見良人記笑虛淡中心愧醜

記若而

疏不見己類所以為然林曰不得類者不似始有也己身也言不見其身得似始者故分下兩句

妻資陸曰扇也武王所造宋均曰武節也崔本作妻枚音坎先人皆至也李次貞送也

崔曰不復入直也三年表與新有昏者則不使林云新娶者免後禮記者之不得使言宮中不得得之

食乳也少焉响若皆棄之而走不見已焉爾不得類

焉爾夫生者以才德為類死而才德去矣故生者以失類而走也故舍德之厚比於赤子無往

而不為之赤子也則天下莫之害斯得類而明已

故也情苟類焉則雖形不與同而物無害心情類苟亡則雖形同母子而不足以固其志矣

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使形者才德也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

妻資妻者武所資也戰而死則者之履無為愛之者無武也妻將安施

所愛履者為足故耳皆無其本矣妻履者以是武為本為天子之諸御

不爪翦不穿耳取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恐傷其形

形全猶足以為爾採擇嬪御及燕爾新婚本以形好為意者也故形之全也猶足以降

至尊之情回貞女之操也而況全德之人乎德全而物愛之宜矣今哀駘

宅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授已國唯恐其不受

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哀公曰何謂才全仲

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饑渴寒

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其理故當不可逃也故人之生也非誤生也生之所

有非妄有也天地雖大萬物雖多然吾之所遇適

在於是則雖天地神明國家聖賢絕力至知而弗

能違也故凡所不遇弗能遇也其所遇弗能不遇

也凡所不為弗能為也其所為弗能不為也故付

之而自當矣曰夜相代乎前夫命行事變不啻晝夜推

者隨所遇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夫始非知之

而任之所規而故非

情之所留是以知命之必行事之必變者豈於終

規始在新戀故哉雖有至知而弗能規也逝者之

往吾奈何苟知性命之固當則雖死

之何哉生窮達干變萬化淡然自

若而和理靈府者精神之宅也夫

在身矣至足者不以憂患經神

若皮外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苟使和性不滑

而過去李元悅也而與物為春靈府間豫則雖

涉乎至變不使日夜無卻泯然常

失其兌然也任之而與物為春羣

之所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順四時是之謂才全而俱化

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天下之平莫其

可以為法也無情至平故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內

其明外無情為玄鑒洞照與物德者成和之修也保

無私故能全其平而行其法也

事得以成物得無事不成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無物不和

此德之不形也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東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

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吾自以

為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

身而亡吾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德聞

充之風者雖復東公猶闔跂支離無販說衛靈公

欲遺形骸忘責賤也音同司馬公附帶曲行不正卷第說衛靈公

靈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大瘦說齊桓

公桓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備情一往則醜

更醜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其德長於順物則

司馬曰散從以接物工巧而商西貝起

物則物忘其好物則物忘其好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

生則愛之死則棄之故德者世之所不忘也形者

理之所不存也故夫忘形者非忘也不忘形而忘

德者乃誠忘也故聖人有所遊遊於自得之場放之而而

知為孽約為膠德為接工為商此四者自然相聖聖

人不謀惡用知不斷惡用膠無喪惡用德不貨惡

用商自然已具故聖人四者天鬻也天鬻也者天

食也言自然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既稟之自然

雖沈思以免難或明戒以避禍物無妄然皆天地

之會至理所趣必自思之非我思也必自不思非

我不思也或思而免之或思而不免或不思而免

之或不思而不免凡此皆非我也又奚為哉任之

而自至也。有人之形，視其形貌若人，無人之情，掘若槁木之枝。有人之

形，故羣於人。類聚羣分，自然之道。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

身。無情故付之於物也。眇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形貌若人。警乎

大哉，獨成其天。無情故浩然無不任，無不任者有

也。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

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

形，惡得不謂之人？人之生也，非情之所生也，生之

所知，豈情之所知哉？故有情於為離曠而弗能也，然離曠以無情而聰明矣。有情以為賢聖而弗能也，然賢聖以無情而賢聖也。豈直賢聖絕遠而離曠難慕哉？雖下愚聾瞽及鷄鳴狗吠，豈有情於為之，亦終不能也。不問遠之與近。

雖去已一分，顏孔之際終莫之得也，是以觀之萬物反取諸身，耳目不能以易任成功，手足不能以

代司致業，故嬰兒之始生也，不以目求乳，不以耳向明，不以足操物，不以手求行，豈百骸無定司，形

貌無素主而專由情以制之哉？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未解

之非情也。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以是非為情，則無

者，雖有形貌，直是人耳，情將安寄？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

惡內傷其身。任當而直前，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

止於當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未明生之自足，莊

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生理已自足於形貌，無

以好惡內傷其身。夫好惡之情，非所以益生，祗足以傷身，以其生之有分也。今

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
夫神不休於性分之内則外矣精不止於自生一
之極則勞矣故行則倚樹而吟坐則據槁梧而
言有情者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
林曰選投也
言凡子所為
樹據梧且吟且無此世之所謂情也而云天選明
夫情者非情之所生而況他哉故雖萬物萬形云
為趣舍皆在無情中來
又何用情於其間哉

莊子南華真經卷二



子

